

前言

兩宋時期爲我國封建社會史學發展的鼎盛時期，其間不但涌現出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長編、通志等衆多成就甚高、影響深遠的巨帙名篇，而且也不乏篇幅較短的史著，其意義雖不能與上列長篇巨著相提並論，却也因其獨特的史料價值而流傳至今。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就是這樣一部史著。

這本書共十六卷，近十八萬字，〔一〕以綱目體體裁記述了自南宋光宗紹熙元年至寧宗嘉定十七年凡二十五年的史事。在現存史書中，像該書這樣詳記南宋光、寧兩朝史事者爲數甚少，因此對它進行整理研究，很有必要。如這本書原名到底是什麼，究竟成於哪個朝代，其史料價值何在，流傳至今有哪些版本等問題，迄今很少有人論及。以下是筆者對這些問題的初步探索，願能够成爲引玉之磚。

〔一〕此數字是據未經標點、分段的影宋抄本統計的。

一、書名與成書年代

當代人論及該書，都稱之爲兩朝綱目備要，但它的某些版本所標書名却是續編兩朝綱目備要，二者

之中倒底哪個是其原名呢？

首先，從版本上看，這本書流傳最廣的四庫珍本初集本、解放後影印的永樂大典殘卷以及數種清抄本都題名為兩朝綱目提要，似乎兩朝綱目提要就是其原名。然而不難看出，這些都屬明、清時期的版本。而它最珍貴的幾種版本，即現存最早的宋刻元修本和三種影宋抄本，却無一例外地以續編兩朝綱目提要為名，這有力地說明該書在宋代本名為續編兩朝綱目提要。明修永樂大典時，將書名略去「續編」二字。清纂四庫全書時，館臣僅見到該書存於永樂大典內的這種版本，「續編」二字對書名自然只能原樣照搬。那些以永樂大典或四庫全書為藍本的清抄本也是依樣畫瓢，於是兩朝綱目提要這一書名便廣為流布，而該書的幾種較早的刻本因世所罕見，其原名也就難免湮沒了。

再從內容上看，這本書以續編兩朝綱目提要為名是頗有道理的。南宋高、孝、光、寧四朝，被封建史家譽為「中興」時期，無名氏所撰中興兩朝編年綱目記載的是前兩朝，即高、孝兩朝史事，而續編兩朝綱目提要所記則為後兩朝史事。再看書的體例、款式，後者價值最高的四種刻本（即上述的宋刻元修本和三種影宋抄本）均與前者相同。這兩種書體例、款式相同，內容相續，所記又皆為南宋「中興」時期，因而前者既名為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後續者遂冠以「續編」二字。

對該書的成書年代，前人書目中的看法主要有兩種，一是清代著名藏書家張金吾根據這本書「中興

「昀」字，側注「御名」而提出的「蓋理宗時人所撰」的推測，陸心源 宋樓藏書志、瞿鏞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兩種書目基本承襲了這種看法。另一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看法，四庫館臣認為是書既可能成於宋末，又可能成於元代。但這兩種說法都沒有展開說明。本文擬用確定上、下限的方法來為其成書年代劃定一個範圍。

上限問題，這本書本身已包含了解決的線索。第十二卷「追贈朱熹官」這條綱目提及理宗淳祐元年（即公元一二四一年，理宗登基後的第十七年）「以熹列於從祀」的史事。這是書內出現的最晚年代，故其成書自當在此之後。

下限問題則可從版本與內容兩方面進行考察。

首先是該書的版本。如前所述，是書至今尚存一宋刻元修本殘卷，又有三種影宋抄本為佐證，因此是書成於南宋末年本無可疑。四庫館臣正是因為沒有見到這些刻本，才無法確定其成書年代的。

其次，縱觀全書，無論是其行文、避諱，還是作者對宋、金、元的不同態度，無一不顯露出作者是南宋人。如行文中常有「自祖宗以來……」、「要當如祖宗時……」這一類寫法，全書避諱的五個字「貞」、「惇」、「完」、「玄」、「昀」，都是宋代當諱之字；作者稱宋朝為「國朝」，稱宋軍為「我師」，而稱金軍則為「金虜」、「蠡茲逆虜」，甚至「夷狄豺狼」，作者對元的態度也與對宋迥然有別。上述三方面進一步證明該書成於宋末是不容置疑的。

這部書成書年代的範圍是否可以進一步縮小呢？宋代程大昌所撰演繁露爲此提供了重要綫索。程氏明確寫道：「本朝著令，則分名諱爲二：正對時君之名，則名爲『御名』，若先朝帝名，卽改名爲諱，是爲廟諱。」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內將宋理宗的名字「昀」都改寫爲「御名」，可見作者的「時君」恰是理宗皇帝。再考慮到理宗死後，南宋小朝廷僅苟延了十五年，這些年戰亂頻仍，缺少著書的安定環境，是書在這十五年内成書並付梓的可能性確實微乎其微。

由上述可見，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必然成於理宗淳祐元年（一二四一年）至宋亡（一二七九年）這三十九年之中，而且極有可能就是在淳祐元年至理宗景定五年（一二六四年）這二十四年之內問世的。

二、史料價值

我們在評論一部書的史料價值時，首先應對其史料來源進行考察。在現存宋代文獻中，迄今尚未發現有關續編兩朝綱目備要（以下略作兩朝綱目）史料來源的記載，然而對是書內容全面觀察、分析後，仍不難發現其史料的一些重要來源。

最爲明顯的是，這部書大量援引了詔書和奏議的原文。

詔書是了解皇帝處理國政大事最爲直接的原始材料，但宋大詔令集僅收入北宋諸朝的詔令，宋史等常見史書內，光、寧兩朝的詔令也不多見，而兩朝綱目引用詔書原文不僅多達百條，而且有些甚爲詳

細。奏議是反映臣僚政見的真實可信的記錄。這部書詳錄南宋名臣虞允文、趙汝愚、韓侂胄、真德秀、朱熹等人的奏議，其中僅真德秀的上疏就占有相當是書一卷的篇幅。可見詔書和奏議都是該書史料的重要來源。

光、寧兩朝的實錄和各種官方文件是南宋史研究的珍貴資料，遺憾的是其原文早已蕩然無存，而它們的片斷在兩朝綱目內俯拾即是，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指出的：「……此書則本兩朝實錄……中如稱趙鼎爲趙丞相，安丙爲安觀文，錢象祖爲錢參政，李壁爲李參政，史彌遠爲史丞相，多仍當時案牘之文，未盡刊正。」這些「兩朝實錄」和「未盡刊正」的「案牘之文」成爲此書又一重要的史料來源。

李心傳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是世所公認的史學名著。筆者在校勘兩朝綱目時發現，書內有二三十處大段行文與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完全吻合，其中最多一處達四千六百餘字。在這些內容上，兩朝綱目即使不是取材於朝野雜記，也是與這部名著有相同史料來源的。(一)

以上考察表明，兩朝綱目的史料主要源於詔書、奏議、實錄、官方文件等價值較高的資料，由這樣的史料構築成的史著，其史料價值當然是不容低估的。

「〔一〕從以下三點分析，兩朝綱目很可能就是取材於朝野雜記的：①朝野雜記內有的條目自注其材料的出處，而兩朝綱目的相應段落沒有注，②朝野雜記的行文間夾注有考證文字，兩朝綱目內也沒有，③兩朝綱目行文中明顯抄誤之處，朝野雜記的相應部分不誤。」

有比較才有鑒別。要真正揭示該書的價值，就不得不將它與大量史書進行縱橫兩個方面的認真比較。從縱向觀察，歷代記述光、寧史事的史書主要有劉時舉的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以下略作「劉鑑」）、無名氏所撰宋史全文等八部，從橫向觀察，與兩朝綱目時代相近的史書又有宋會要輯稿（以下略作「宋會要」）、宋史、劉鑑等。

縱向比較可使我們對是書獲得宏觀的認識。

僅就篇幅而論，劉鑑共十五卷，其中後五卷所載爲光、寧史事，計三萬七千餘字。宋史全文凡三十六卷，其中僅有三卷是記這兩朝的，字數約爲十六萬。陳桎通鑑續編的有關內容也只有三卷，約三萬三千字，比劉鑑還要少。明代官修的續資治通鑑綱目僅第十七、十八兩卷是記光、寧史事的，若除去裏面的「廣義」、「發明」之類的文字，其字數尚不足十萬。薛應旂所撰宋元通鑑內的有關部分雖有十三卷之多（即第九〇至第一〇二卷），但字數也才八萬二千左右。王宗沐的續資治通鑑內只有五卷，四萬餘字是記兩朝事蹟的。清代徐乾學所撰資治通鑑後編凡一百八十四卷，有關內容只有九卷，九萬一千餘字。畢沅續資治通鑑（以下略作「畢鑑」）共二百二十卷，記這段史事的有十一卷，約十三萬四千字。而兩朝綱目的篇幅超過衆書，達十七萬七千餘字。

兩朝綱目還是羣書中材料最爲原始的一部。從成書時間上看，上列諸書除劉鑑有可能是成於宋末之外，其餘都是元、明、清的著述。而劉鑑所載既有寧宗史事，其成書當然在嘉定十七年之後，即不可

能早於理宗朝。從目前情況看，尚未見有材料可證劉鑑付梓早於兩朝綱目，但以下兩點却已得到證實。一是前者的篇幅只是後者的五分之一，二是前者光、寧兩朝的內容後者幾乎都囊括了——這是筆者將二書內容詳細比勘後得出的結論。換言之，兩朝綱目有近五分之四的內容爲劉鑑所無，故而說兩朝綱目是衆書中材料最原始的一部就決非溢美之辭了。

爲使縱向比較的結果一目了然，特列表如下：

朝 代	作 者	書 名	有關卷數	字 數
宋(理宗)	無名氏	續編兩朝綱目備要	十六	十七萬七千餘
宋末(?)	劉時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四	三萬七千餘
元	無名氏	宋史全文	三	約十六萬
元	陳 經	通鑑續編	三	約三萬二千
明	官 修	續通鑑綱目	二	近十萬
明	薛應旂	宋元通鑑	十三	八萬二千
明	王宗沐	續資治通鑑	五	四萬餘
清	徐乾學	資治通鑑後編	九	九萬一千餘
清	畢 沅	續資治通鑑	十一	十三萬四千餘

以上縱向比較的必然結論是：在現存系統記述光、寧史事的史著中，兩朝綱目是篇幅最大和材料最原始的一部。

以往著述中論及是書價值之最詳者當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但也僅有寥寥數筆：「……如蜀中之減重額，湖北之行會子，范祖禹之補謚，何致之罷制科，胥足補宋史所未備。其紀年互異者……其姓氏之互異者……俱足以互證異同。」^{〔一〕}然而書優於宋史之處遠不止此。今人所撰史著，有的也指出：「此書敘事簡明，所記兩朝政治和經濟的一些事蹟，爲其它史書所不載。」^{〔二〕}但到底是哪些事蹟，書內亦未加說明。

大量的橫向比較表明，該書史料價值主要表現於如下三個方面：

（一）珍貴的少數民族史料

我國史籍浩如煙海，但對於我國少數民族的記載，一般史書却吝於筆墨。而兩朝綱目內保存了四十九段珍貴的少數民族史料，合計字數逾萬，約相當於全書一卷的篇幅。它們遠詳於劉鑑、宋史蠻夷傳乃至宋會要蕃夷的相應內容，成爲該書最富史料價值的部分。下面僅以彝族史料爲例加以說明。

〔一〕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七。

〔二〕見蔡美彪主編中國通史（第七冊）。

據今人考證，宋代的「叙州蠻」、「虛恨蠻」就是「近代峨邊、馬邊、雷波一帶彝族的先輩」。^{〔一〕}兩朝綱目以六條綱目、三千餘字的篇幅詳載他們的情況（這六條綱目是：卷十二的「叙州蠻攻陷利店寨」、「叙州蠻犯籠鳩堡」、「叙州蠻寇邊」，卷十三的「叙州蠻酋米在降」、「虛恨蠻寇中鎮寨」和卷十四的「馬樞襲殺虛恨蠻庫崖等」）。其中上列三種書內未載或載之甚略的內容主要有如下四方面：

（1）該族祖先的簡況。書內上溯其歷史至南北朝時期：「叙州蠻是西爨昆明之別種也，其地在梁馬南寧州，承聖中，刺史徐文聖召去。有爨蠻者遂據其地，子孫相傳，後分爲東、西焉。」（見卷十二）這段史料爲研究彝族的祖先及古代西南少數民族中重要的一支——爨氏提供了線索。

（2）該族在南宋時的地理位置。卷十二內詳載其地域四至：「東南接石門，西南接沙漠，虛恨及黎、雅諸蠻與吐蕃之境，西北接叙州之商州寨、宣化縣，西接嘉定之賴因、沐川，西北接叙州之宜賓。」這些記載從地域上反映出他們在宋代的發展狀況，也爲今天追尋古代遺蹟劃定了範圍。

（3）生活習俗。「其民被毳椎髻，而比屋皆瓦屋，如華人之居，飲食種藝多與華同。」（卷十二）可見其習俗在宋代已受到漢族的許多影響。

（4）與漢族的關係。書內所記主要反映出兩個側面，一爲與漢人進行貿易：「太平與國中始市馬，其

〔一〕參見尤中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

後又以木板來售。……蠻日載至叙州之江口，與人互市。太守高輝始置場征之，謂之「抽收場」，至今不廢也。」（卷十二）另一方面，該書展現出他們奮起反抗民族壓迫的一幅幅畫卷，如「叙州蠻酋米在降」、「虛恨蠻寇中鎮寨」等綱目，所載幾乎都是這方面內容。這些史料對民族史研究的價值自不待言，它們還生動反映出南宋統治者剿、撫並用的民族政策。

除上述之外，兩朝綱目還記載了不少其他部族，如「黎州蠻」、「雅州蠻」、「龍州蕃部」等的活動情況，這些也多是一般史書失載的寶貴資料。

（二）豐富的川蜀地區史料

此書綱目共計一千三百六十餘條，其中有關川蜀史事的竟占了總數的八分之一。這衆多的綱目從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提供了不少它書所略的情況，茲分述如下。

政治方面，當時川蜀地區的重大事件是「武興之變」（即吳曦降金），宋史等書對此記載甚略，而兩朝綱目却書之頗詳。如嘉泰元年七月「吳曦入蜀」這條四百餘字的綱目，展現出吳曦入蜀的背景，描繪出他人蜀時在「大舟十七艘」內裝運的各種寶物，還勾畫出他人蜀後大興土木的場景。這些無疑是研究吳曦叛變主觀因素的重要依據。

又如開禧三年二月「安丙等誅吳曦，四川平」一段內，有誅吳的經過，有安丙與吳挺、吳曦父子之間關係的追述，有「武興之變」中川蜀官員的種種表現，最後還有一番「自昔亂蜀者非蜀人」的議論。全段

記述翔實，長達一千一百餘字。要研究「武興之變」前後的川蜀局勢，考察事變中主要官員的態度，這段史料是必不可少的。

兩朝綱目內專門記述川蜀經濟的綱目有十條之多（即卷二的「復修蜀鹽舊法」、「蠲減蜀中重額錢」，卷五的「四川行對補錢引法」，卷七的「置四川提舉茶馬」，卷十的「四川宣撫司科對糴米」，「四川初行小會子」，卷十一的「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四川初行當五錢」，卷十二的「四川制置大使司收錢引」，卷十三的「四川復榷石腳井鹽」）它們從貨幣、食鹽等封建經濟的重要側面，勾勒出川蜀經濟的發展大勢。

如「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與「四川制置大使司收錢引」兩條綱目，共計一千三百餘字，以追述形式描繪出自北宋徽宗崇寧年間至南宋寧宗嘉泰初年這百餘年間錢引發放的概況，記錄下寧宗嘉泰末年錢引數已「視北宋仁宗天聖祖額至六十四倍」、「每緡止直錢四百已下」的景況，還生動反映出面對這種形勢，「總領財賦」的陳咸與制置使吳玠、吳玠之弟吳玠等所產生的矛盾與鬥爭。因此它們不僅是南宋經濟史的珍貴史料，而且更是研究經濟錢引的不可多得之史料。

紹熙三年的「瀘州軍亂」是當時川蜀軍事方面較為突出的事件。對此該書並未停留在簡單的過程記述上，而是通過回顧以往，反映出軍亂產生的內在原因，對事後的處理也有扼要的交待。全段九百餘字，首尾完具，為研究者提供了比它書更為廣闊的基礎。

還應指出的是，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在它相當狹小的版圖上，川蜀地區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

此上述諸方面史料不僅於地方史研究意義重大，而且對南宋史的研究也是不容忽視的。

(三) 記述翔實的韓侂胄史事

韓侂胄是南宋顯赫一時的權臣，其活動直接影響着當時內政、外交諸方面。他在兩朝綱目中也是作者施墨最多的人物。書內與他有關的綱目計八十餘條，總篇幅占去全書的十分之一，更相當於宋史韓侂胄傳篇幅的五倍。若將它們輯於一處，^(一)則可形成一篇最爲詳細的韓侂胄傳資料，它記述了韓的身世和發達的經過，生動刻畫出其勢力的逐漸膨脹、達到巔峰而又急轉直下、被殺身亡的戲劇性的宦海生涯，其間還涉及他與名臣趙汝愚的鬥爭、反「道學」的鬥爭和他在抗金中的作用等許多重大問題。下面僅舉數例略予表述。

韓侂胄一向是封建史家眼中的姦臣賊子，所以一般史書都津津樂道於他玩弄權謀、招納私黨之事，對其它方面則很少提及。兩朝綱目在「韓侂胄却生日賀儀」二段內，以客觀的態度詳錄他謝絕百官饋贈厚禮的文書四百餘字。要全面認識韓侂胄其人，這段衆書俱無的史料自然是極爲重要的。

又如「韓侂胄與吳曦書」這條綱，載有韓致吳書的原文二百二十餘字，其中「忽傳聞不一，深以爲疑。有如先世勳德之盛，中興之功居第一，契丈平日忠誠許國，侂胄所深知，度必無是理」，「萬一虛傳果或有之，更望深入鈞慮，敵情難測，前事可鑒」等語，反映出韓侂胄對吳曦叛宋降金的態度，也是研究韓、吳關

〔一〕本書後附有這八十餘條綱的年月、題目一覽表。

係的較原始的資料。

兩朝綱目所記其它有關韓侂冑的史事也比其它史書豐富、完整。如「韓侂冑請致仕」是他政治生涯中較重要的事件，但宋史等書都略於此事，獨該書詳錄其上疏四百餘字。再以「慶元黨禁」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而論，書內有關綱目達二十餘條，它們對研究韓侂冑本人以及南宋中期的政治鬥爭諸問題，都是至關重要的。

以上所述只是兩朝綱目史料價值最爲突出的三個方面，其價值當然遠不止於此。如對南宋大理學家朱熹，書內也有許多它書所略的重要內容，值得朱熹的研究者予以注意。又如書內記宋、金戰事的綱目超過全書總數的十分之一，它們較詳細地勾勒出戰爭各階段的進程，亦可資研究者參考。書內又有大量對特殊天象、異常氣候及地震、水災等自然現象的記錄，它們對天文史、氣象史、地震史的研究亦有一定的價值。此外，是書還生動描繪了臨安數次大火和救火的詳細經過，亦足資有關研究者參考。

以上縱向、橫向的比較表明，此書確實是一部很有參考價值的史書。

觀察一下兩朝綱目對後世史書編纂的影響，可以使我們對它所作的評價得到進一步印證。如前面提及的重要史著宋史全文，台灣學者汪伯琴在對它研究考證之後就曾指出：「宋史全文光、寧兩朝之取材，實以兩朝綱目備要爲藍本而稍加增減者。」^{〔一〕}我以宋史全文校勘兩朝綱目的結果也證明這一論

〔一〕見台灣版中國史學論文選集第二輯內所載宋史全文在宋代史籍中之價值一文。

斷是正確的。又如清代畢沅的續資治通鑑，其光、寧史部分的考異將近半數都徵引了兩朝綱目的內容，特別是該書還有多處與之一字不差的大段行文，顯然兩朝綱目是畢鑑的重要史料來源之一。以上數例都可說明此書受到了歷代學者，特別是治宋史學者的重視。

從校勘方面講，兩朝綱目也具有不容忽視的價值。此書既是諸光、寧史著中材料最原始的一部，它顯然對其它史書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校勘價值。這個問題筆者擬用專文論述，在此就不贅言了。

從史學角度觀察，兩朝綱目之所以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是與下述特點密切相關的。

第一，此書記述史事基本上作到了「據事實錄」。(一)「據事實錄」即唐著名史學家劉知幾所提倡的「直筆」，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之一，它在是書內得到了較好的體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全書為「敘次簡明，議論亦多平允」，(二)論其記述史事是「一大書于簡，知非曲筆隱諱也」。(三)縱觀全書所載史事，很少有失實之處。尤為難得的是，兩朝綱目這部史書，只繼承了綱目體眉清目醒的特點，而摒棄了其創始人朱熹那套「寓褒貶於其間」的「書法」，(四)這也正是此書史料價值高於後來許多綱目體史書的關鍵所在。

〔一〕語見陳均 皇朝編年備考自序。

〔二〕〔三〕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七。

〔四〕引文見皇朝編年備考 真德秀序。

第二，全書選材得當，特別着眼於重大歷史事件與重要歷史人物。如韓侂胄是光、寧兩朝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慶元黨禁」是當時統治階級內部爭鬥的重大事件，宋金之戰則關係到南宋王朝的生死存亡，它們恰恰都是作者書之最詳的內容。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對於那些充斥於野史、筆記中的神鬼怪異、荒誕傳說，作者一概拒之書外。這在封建史書中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第三，這部書還注意從多角度記述歷史事件。作者常常不是孤立地描述一事件的經過，而是儘量使之因果俱全，即不僅追述其淵源、勾畫出事件產生的背景，而且還往往寫出該事件的社會影響；一件史事的敘述常常不止是一個方面，而是多側面的、有立體感的。這就為後人研究該事件的前因後果、研究一事件與它事件的聯繫及其在歷史進程中的地位，提供了較為寬廣的基礎。

當然，兩朝綱目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例如其體裁既為綱目體，綱和目就應自始至終貫穿全書，然而此書內第一卷的前半部分（約四千六百餘字）却是不分綱、目的囫圇一段。而且這半卷所記都是光宗登基前的史事，也超出了書名所限定的光、寧兩朝的範圍。內容上也有個別綱目欠妥，如卷十「韓侂胄伏誅」這段內提出「曦之叛逆，誰實使之」的設問，含有指責韓侂胄指使吳曦叛變之意，這與同卷所載「韓侂胄與吳曦書」內所反映的韓、吳關係不大一致，這很可能是作者照錄他人評論，未加改動所致。從全書來看，這些問題只是白璧微瑕而已。

三、版本與點校

(一) 該書的各種版本

該書現存版本如下：

(1) 宋刻元修本：殘，存第一至第五卷及全書的目錄。現藏北京圖書館。

(2) 影宋抄本（均屬十六卷全本）：

① 愛日精廬藏本：現藏北圖。

② 清季滄葦藏本：現藏上海圖書館。

③ 甯宋樓藏本：現藏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

(3) 永樂大典殘卷：存第八至第十六共九卷，今有中華書局影印本通行。

(4) 四庫本（均為十六卷全本）：

① 文淵閣本：現藏故宮博物院。

② 文津閣本：現藏北圖。

③ 文瀾閣本：現藏浙江圖書館。

④ 文淵閣本：現藏甘肅蘭州。(一)

⑤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據文淵閣本影印。

⑥ 台灣四庫影印本：亦據文淵閣本影印。

(5) 清抄本（均爲十六卷全本）：

① 羅繼祖藏本：輯自永樂大典。書前有四庫館臣所作案語。

② 八千卷樓藏本：內有丁丙跋語，言輯自永樂大典。

③ 杭州大學藏本：無序、無跋、無印章，似輯自永樂大典。(三)

④ 面城樓藏本：抄自四庫全書。現藏中山大學。(三)

四庫本和各種清抄本都源於永樂大典，與大典殘卷同屬於一個版本系統。

宋刻本的價值是毋庸置疑的。對元代修補過的宋刻本（即宋刻元修本），明人高謙有過一段評論：

「……又若宋版遺在元印，或元補欠缺，時人執爲宋刻。……然而以元補宋，其去猶未易辨……」(四)

〔一〕此據劉迺蘇先生介紹。

〔二〕我曾發函向杭大圖書館求教，未得回音。

〔三〕本條資料爲中山大學圖書館提供。

〔四〕見高謙燕閒清賞錄。